

作家访谈



梅国云近影

1983年入伍,2009年转业,26年的军旅生涯,给作家梅国云留下一个深刻的烙印。即使已经脱下军装,从武警海南总队宣传处处长改任海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那种属于军人的独特气质,仍能让人一眼将他从人群中辨识出。

梅国云说,军旅生涯对他影响深远,也是他创作的巨大源泉。《第39天》、《大钟无声》,以及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防线》(2012年3月,中国长安出版社),都是军旅题材的作品,面世后也取得不错的反响。虽然现在身不在军营,军旅题材还是他写作的关注点。他说,等条件成熟了,会考虑写一些社会题材的作品。

梅国云说,《国防线》是一部揭示部队建设问题的“问题小说”,是一部走在刀锋上的军旅小说。小说意在告诉人们,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当前军人、老百姓的国防安全意识,才是整个国家真正的国防线。有评论认为,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鲜明,涉及思想内涵深刻,对部队建设和全民的国防观念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尖锐,是一部值得全民关注的小说。成功的人物塑造,是小说的亮点:有坚持原则的金子贵,有“和平干部”张名扬,有能力低下的关系户花兰芝,有才无德的研究生军官文斗才等。小说对环境描写文字独特,对爱情描写空灵优美,尤其是恰到好处地运用民歌和戏词等内容,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积淀。

这部《国防线》,与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钟无声》,都是梅国云与军旅作家杨文森合著的。杨文森1974年11月出生在甘肃灵台县一个医生家庭,1997年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现任兰州军区司令部直工部宣传处副处长,与梅国云合作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大钟无声》、《国防线》,在军旅文学中受到关注。

《国防线》写“真实的军人”

海南周刊:《国防线》为什么会选择写通信兵这个群体?您是怎么了解这个群体的?

梅国云:这源于我和杨文森的心灵契合。我军校毕业时,被分配在山沟里的一个部队当干事。当时我们部队管理着一个通信站,最早对他们的生活了解是从那儿开始的。我们部队又是大区的保障部队,与其他的通信部队有着密切联系,跟他们打交道比较多。我爱人就是通信兵出身。后来我调到另一个部队,和杨文森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分到了通信部队。《国防线》中大量的素材正是来源于杨文森所工作的单位。我和杨文森通过反复酝酿创作成了这部文学作品。

海南周刊:正如《国防线》中所说,外界可能不少人对通信兵不够了

解,认为“通信兵又不打仗,哪有什么紧急军务?”请您介绍一下,通信兵在当代国防中有多重要?

梅国云:通信兵是部队的神经,首长的耳目。战争的胜负关键取决于通信兵。没有通信,指挥官就成了聋子瞎子。兵贵神速,没有速度,就不可能抢到制高点,抢到有利地形,抢到先机。速度靠什么?靠获取情报,靠分析数据,靠下达命令,靠协同作战……而这些,没有通信就无法实现。再讲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怎么才能决战于千里之外?唯一靠的就是通信。国防光缆,不光是看得见的电线,更是人们脑子里的国防线。

海南周刊:您的小说《第39天》里,牛大志因为“性格不好,常常弄得领导脸没地方放”而“被转业”;《国防线》里,金子贵也是一个老“闯祸”的军人,您偏爱写这类思想、业务过硬、但性格有缺陷的人吗?

梅国云:军营不是在月球上,军人也是人。这些年来,我们从军旅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没有瑕疵的光鲜军营和没有缺点的高大全式的闪闪发光的军人。人们从军旅文学作品中看不到真实的军营和真实的军人。军旅文学早已失去批判精神。这是非常可悲的事。

海南周刊:您觉得军人身上最可贵的优点是什么?您怎样看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梅国云:就五个字:忠诚,不怕死。没有对国家的忠诚,就不可能有为国效命的自觉责任,就不可能维护崇高的军人荣誉;没有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平时就不可能苦练本领,战时就不可能为国慷慨赴死。

军人心中须时时有“狼”

海南周刊:您1983年入伍,2009年转业,在部队生活了26年。您对部队生活、对军人是怎样的感情?

梅国云:军队存在的意义,就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得到可靠保证并能够为世界和平产生巨大作用。我作为一块砖,在钢铁长城恒守26个春秋,感到光荣自豪。和平时期的军人,脑子里时时刻刻要绷紧狼就在身边的忧患意识,时刻准备着把狼歼灭在国门之外。军人如果心中无狼,把自己混迹成商人、政客,才是国家最大的危险。

我对部队对军人很有感情,也很留恋曾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毕竟自己将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给了部队,毕竟部队成就了我光荣无悔的人生。

海南周刊:部队生活给您的写作,提供了怎样的素材和灵感?

梅国云:部队生活给我提供了全部的素材和灵感。即使我个人也不例外地会成为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大家从《大钟无声》《国防线》里面都可以找到我和另一位作者杨文森的影子。而写转业干部的《第39天》正是我接到转业命令后,一气呵成的,前后只用了40多天。评论家、散文家姚展雄说,《第39天》是长篇军旅小说中的“急就章”,通篇跳跃着作者影子,奔涌着作者的激情。

海南周刊:《国防线》里,并不回避部队生活的一些“暗流”。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梅国云:庸俗主义在一些单位大行其道。个别像商人一样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像政客一样投机钻营的军人,影响着部队风气和战斗精神。如果军人求富贵,图享受,民族危矣!

未来写作将继续挖掘军旅题材

海南周刊:《国防线》这部作品写的过程顺利吗?

梅国云:2006年初稿就完成了,中间来回改动次数比较多。稿子不是同时各改各的,而是我提出修改想法和杨文森沟通后再改。改完后,杨文森再看,他提出修改意见再改。如此反复。书名也是改了多次。最早叫《去路》,后来又叫《线上国事》,最后听从了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位朋友的意见改为《国防线》。

海南周刊:现在关于军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很热,有没有想过将《第39天》《国防线》改编成影视作品?您会亲自操刀吗?

梅国云:始终有影视公司感兴趣,谈了好几家。如果改的话,我会亲自来做。

海南周刊:目前有新的写作计划吗?

梅国云:长篇小说《险地》正在创作之中,也是和杨文森合作。

海南周刊:您以后还计划继续挖掘军旅题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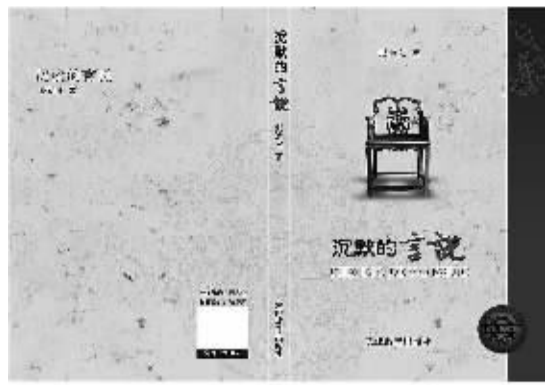
梅国云:26年军旅生活是我巨大的创作源泉,我会继续将军旅题材作品写下去。条件成熟了,也会写一些社会题材的作品。

读书札记

沉默,一种思想姿态

——读张浩文《沉默的言说》

文/本刊特约撰稿 廖述务



《沉默的言说》封面

张浩文先生是写作上的多面手。他最为文坛所熟知的,是一些颇有乡土色彩、彰显现代性张力的小说,比如《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等。其实,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他也是一把好手。在《沉默的言说》(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10月)这一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小说之外的不俗表现。

通常来说,对理论的探讨并非作家强项。尤其是许多当代作家,留给我们的一个近乎负面的印象,即作家强于感性,一般难以介入艰深的理论问题。在这一方面,张浩文先生算一个异类,他既有很好的经验感知能力,又能够对一些难缠的理论问题应对裕如,如文学的超越性、宗教的艺术启示、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古代淫秽小说探源等问题,都曾进入到他批判的理论视野。

张浩文先生所涉话题,有些在理论界已是“老生常谈”,如宗教与艺术、“以意逆志”、网络小说、妇女形象等问题。面对这样的论题,要想出新,确实殊为不易。不过,在阅读之后,这种担心就纯属多余了。如《效率原则与网络小说》一文,主要关注网络文学的生存状态。对此,可谓言人人殊,但高见不多。张浩文先生认为,网络文学具有一个鲜明的特质,那就是效率原则。但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与效率相悖离的。就文学描写的内容而言,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反映最多的两大题材是爱情与死亡。爱情的目的是两性结合,但过程要一波三折,好事多磨,这样的作品才吸引人,如果是直奔主题,那就是嫖娼或强奸了,何来爱情?同样,死亡就是要拉长抗争的过程,表现其中的痛苦和无奈,这样才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和震撼,如果是莫名暴死,除了让人震惊外,悲伤、悲痛的效果远不及前者,又何来悲剧?以“效率”臧否网络,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角度。

《沉默的言说》后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兼及一些理论随笔。张浩文先生的评论往往能精准地触探到一个作家的精神内核,具有较强的认知穿透力。他与评论的部分对象,如韩少功、蒋子丹、崽崽、孔见等,均是多年好友。这种贴近的了解为“知人论世”提供了便利,但又缠绕太多情绪,对于冷静、理性的评论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所幸,他在论述中有效地规避了情绪干扰。一直以来,韩少功都被“划线站队”,强戴“帽子”。对此,《走进韩少功》一文认为,在一个物质膨胀而精神萎缩的时代,在一个金钱越来越诱发人性溃瘍的时代,韩少功发出的呼唤灵魂的声音类似一种福音,它是针对人类自身发出的呼救,这是一种全球共通的精神“SOS”。这一评述甚至预见韩少功后来的创作走向。近年,韩少功开始较多地关注道德与公共正义问题,确实是两面作战,左右开弓,侧身站。关于蒋子丹,张浩文先生的评论也是深刻而全面的。在蒋子丹与女性主义写作之间画上等号,几乎已成为批评界刻板的共识。《试论南下之后的蒋子丹小说》一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蒋子丹创作有了较大的变化。她所关心的主要不再是女性解放、人性复归等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命题,而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时代所涌现出来的迫切而刺心的新问题。一种忧患意识开始弥漫在她的创作当中。再如作家孔见。他是冥想型散文家,在小说领域亦偶有涉足。张浩文先生认为,寓言性是孔见小说的一大特色,涉及情节的奇异、时空模糊化、人物扁平化等层面。这种寓言性意在营造一种间离效果,以颠覆我们惯常的现实主义小说模式,让这种叙事类文体不再质实,不再下坠,不再指向我们俗世自身,而是向上飞升,向灵动和哲思飞升,引领我们思考更为精深和更为宏观的关于存在、关于本性、关于灵魂的大问题。若无对孔见精神世界的体悟,要有如是贴切的读解,自然难以想象。

显然,阅读《沉默的言说》,就是随张浩文先生进行一次思想历险。其实,在这个集子中,张浩文先生并不“沉默”,他忙于思想交锋,言辞热切而激烈。但在日常诸多场合,他又乐于沉默。这时,沉默就是思考者此在的心境。没有文本外的沉默,纸上的交锋当失色不少。因此,沉默更是贯穿文本内外的思想姿态。

《国防线》

走在刀锋上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



《国防线》封面